

♣ 绿色经典文库

GREEN
CLASSICS LIBRARY

瓦尔登湖

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

[美]亨利·梭罗 著
徐迟 译

by Henry David Thoreau
Translated by Xu Chi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绿色经典文库

GREEN
CLASSICS LIBRARY

瓦尔登湖

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

[美]亨利·梭罗 著

徐迟 译

by Henry David Thoreau

Translated by Xu Chi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Henry David Thoreau ·

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

本书根据 Morden Library, New York, 1937 年版译出

徐迟译作经徐迟著作权继承人授权

(吉)新登字 01 号

瓦尔登湖

(美)亨利·梭罗 著

徐 迟 译

范春萍 责任校对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插页 2 25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7 200 册

ISBN 7-206-02804-7

G·735 定价:16.8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纠

总 序

环境和生态问题事关人类的生存大计。我国经济正处在高速增长时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相当严重，环境状况不断恶化，但有关调查却显示，我国公众和学界的环境意识均非常欠缺。我们深感，弘扬绿色意识、倡导绿色观念、确立绿色伦理，是我们走向新世纪所面临的一个迫切而又艰巨的文化工程，中国的绿色事业任重而道远。

在世界环境运动史上，有许多绿色著作以其对生命和自然的深刻体悟、对美丽荒野的细致描绘、对家园毁损和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对现代生活观念的历史性反思，感动过成千上万的读者，激励他们自觉投身于环境保护的事业中。其中许多著作，一出版就引起了公众的巨大震动，成为人人争读的畅销书，有些甚至被誉为“绿色圣经”。

正是这些书籍的广泛传播，在一定意义上改变着整个人类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促成了一系列国际性环境保护机构和组织的酝酿成立及国际性环境保护运动的风起云涌，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某些环境劫难的发生时间……

然而在我国，这些著作有的还没有被翻译过来；有的虽然有中译本出版，但无声无息，影响很小；有的虽然翻译出版之

71106/06

后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并未给读者展开一个绿色的视野。《绿色经典文库》郑重征购版权，将这些久负盛名的绿色经典著作系统地介绍给我国读者。

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运动在中国尽管历时不长，但也涌现了不少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绿色经典文库》精选其中的代表性著作，以记录绿色精神在中国的成长历程。

我们希望，这些绿色读本的系统出版能够形成一股绿色冲击力，增进和深化全民的环境意识；我们也希望，《绿色经典文库》能够成为一个绿色思想库，使中国的学界在消化吸收绿色观念方面有第一手的基本文献可以依靠。诚望各界有识之士对选题和译本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我们出好这套文库，共同为中国的绿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吴国盛

1997年10月

*I do not propose to write an ode to dejection ,
but to brag as lustily as chanticleer in the morning ,
standing on his roost ,
if only to wake my neighbors up .*

我并不想为沮丧写一首颂歌
倒是要像站在自己的栖所报晓的雄鸡
劲头十足地夸耀
哪怕只为唤醒我的邻居

序

16.5.14

屈指算来，离故友徐迟企图要译美国梭罗的《瓦尔登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如今想到当年在重庆他首次读完梭罗原作，兴冲冲从他的草堂来到近在咫尺我的宿舍时那副激动样儿，如在目前，而他却已离开这个他既热爱又憎厌的尘世快一年了，总不禁使我感到凄然欲泪。他在重庆为衣食奔走，不能有一些安宁的时间，而《瓦尔登湖》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的必须先把心安静下来，才能打开这本书，更遑论翻译时的心情了。

1945年冬，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来华主持美国新闻处的工作，曾经和乔冠华及夏衍谈起由中美合作翻译出版一套《美国文学丛书》，美方负责翻译稿费及出版纸张，中方负责制定翻译计划及延请翻译人手。因为当时夏乔二人都在忙于复员回沪，所以除了指定徐迟负责联系外，其它都停留在口头谈话之中。一直到1946年春夏，才商定由美国新闻处正式向中国文协提出，组织编辑委员会，请郑振铎先生主持，徐迟负责联

络；以后徐要回南浔故乡办学校，他的工作就委我承担。编辑计划得到美方的同意，并罗致了上海及北平两地的翻译家进行工作。徐迟就提出由他负责翻译《瓦尔登湖》。他离沪前夕，我们还吃了一顿饭，为他饯行，预祝《瓦尔登湖》的翻译成功。可见我们对于这本书的面世，是十分看重的，不过这只是徐迟和我二人的心愿而已。

《美国文学丛书》终于在1949年初夏，上海解放后，由赵家璧先生主持的晨光出版公司全部出版了。我首先就读《瓦尔登湖》，可是在当时那种为中国解放而欢乐的气氛中，又怎能安静下来读书呢？所以我并没有好好消受徐迟的译笔。1982年，又经过徐迟修订以后，《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于1993年将此书收入该丛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了第二版。当然经过几次修订，译文就更臻于完善了，成为徐迟译著中的力作。那时我也已从喧嚣的“跑龙套”生涯退下来，而更能得到徐迟所云读此书需要的安谧气氛。不但环境如此，心情亦复如此，我才能把这书捧读不休。

80年代初，我曾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的邀请，与诗人卞之琳老人同去访问美国，在东西岸的漫游中，曾去波士顿盘桓数日，有幸与沈爱俐教授和沈承宙姊弟同游瓦尔登湖，领会到这该是美国一处十分静穆的名胜，徘徊久久，不忍离去。我既想到梭罗曾经写下的传世之作《瓦尔登湖》，更想到徐迟译此书时所有的宁静心情。不知怎地，我总想到这种宁静带有些悲凉气味。以后徐迟也有机会亲临瓦尔登湖。有次他来京，我们相见，曾经谈到各自游瓦尔登湖的心情，我提到“悲凉”二字，徐迟默然者久之，却说我尘缘未泯，然后两人大笑了一场。我们盛赞梭罗远离市廛的决心，认为他真是个超凡绝俗之人，而我们即使有志，也难做到，怎能望其项背呢？

宁静也岂轻易可得！如今徐迟已怆然西逝，而我们这些后行之人，把已逝人遗留下来值得纪念的东西，公之于世，也是责无旁贷的。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绿色经典文库》且以徐译梭罗作《瓦尔登湖》列为第一种，是有眼力的。徐迟的儿女要我为此书的译本重行问世写几个字，这使我在热闹而又宁静的北戴河海滨，在午夜拍岸的海涛声里，重读这本又被搁置了快十多年的老友力作，字字行行似瓦尔登湖湖水不尽的涟漪永远在书的海洋里荡漾。得此机缘，是我的幸运也是福气，希望未来的读者们也能因读这书而得到人生的静谧。能安于静谧的人有福了，这是我对你们的馨祷。

1997年8月10日于北戴河

译 序

你能把你的心安静下来吗？如果你的心并没有安静下来，我说，你也许最好是先把你的心安静下来，然后你再打开这本书，否则你也许会读不下去，认为它太浓缩，难读，艰深，甚至会觉得它莫明其妙，莫知所云。

这个中译本的第一版是1949年在上海出版的。那时正好举国上下，热气腾腾。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争取得了辉煌胜利，因此注意这本书的人很少。

但到了50年代，在香港却有过一本稍稍修订了它的译文的，署名吴明实（无名氏）的盗印本，还一再再版，再版达六版之多。

这个中译本的在国内再版，则是在初版之后32年的1982年，还是在上海，经译者细加修订之后，由译文出版社出第二版的。这次印数13000册。几年前，《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决定，将它收入这套丛书，要我写一篇新序。那时我正好要去美国，参加一个“国际写作计划”。有了可能去访问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和瓦尔登湖了。在美国时，我和好几个大学的中外教授进行了关于这本书的交谈，他们给了我很多

的帮助。于今回想起来，是十分感谢他们的。

对这第二版的译文我又作了些改进，并订正了一两处误译，只是这一篇新序却总是写不起来。1985年写了一稿，因不满意，收回重写。然一连几年，人事倥偬，新序一直都没有写出来。为什么呢？最近找出了原因来，还是我的心没有安静下来。就是因为这个了，这回可找到了原因，就好办了。心真正地安静了下来，这总是可以做到的。就看你自己怎么安排了。为何一定要这样做？因为这本《瓦尔登湖》是本静静的书，极静极静的书，并不是热热闹闹的书。它是一本寂寞的书，一本孤独的书。它只是一本一个人的书。如果你的心没有安静下来，恐怕你很难进入到这本书里去。我要告诉你的是，在你的心静下来以后，你就会思考一些什么。在你思考一些问题时，你才有可能和这位亨利·戴维·梭罗先生一起，思考一下自己，更思考一下更高的原则。

这位梭罗先生是与孤独结伴的。他常常只是一个人。他认为没有比孤独这个伴儿更好的伴儿了。他的生平十分简单，十分安静。1817年7月12日梭罗生于康科德城；就学并毕业于哈佛大学（1833—1837年）；回到家乡，执教两年（1838—1840年）。然后他住到了大作家、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家里（1841—1843年），当门徒，又当助手，并开始尝试写作。到1845年，他就单身只影，拿了一柄斧头，跑进了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独居到1847年才回到康城。1848年他又住在爱默生家里；1849年，他完成了一本叫作《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的书。差不多同时，他发表了一篇名为《消极反抗》（On Civil Disobedience）的极为著名的、很有影响的论文。按字面意义，这也可以译为《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后面我们还要讲到它。然后，到了1854年，

我们的这本文学名著《瓦尔登湖》出版了。本书有了一些反响，但开始的时候并不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影响越来越大。1859年，他支持了反对美国蓄奴制度的运动；当这个运动的领导人约翰·布朗竟被逮捕，且被判绞刑处死时，他发表了为布朗辩护和呼吁的演讲，并到教堂敲响钟声，举行了悼念活动。此后他患了肺病，医治无效，于1862年病逝于康城，终年仅44岁。他留下了《日记》39卷，自有人给他整理，陆续出版，已出版有多种版本和多种选本问世。

他的一生是如此之简单而馥郁，又如此之孤独而芬芳。也可以说，他的一生十分不简单，也毫不孤独。他的读者将会发现，他的精神生活十分丰富，而且是精美绝伦，世上罕见。和他交往的人不多，而神交的人可就多得多了。

他对自己的出生地，即马省的康城，深感自豪。康城是爆发了美国独立战争的首义之城。他说过，永远使他惊喜的是他“出生于全世界最可尊敬的地点”之一，而且“时间也正好合适”，适逢美国知识界应运而生的、最活跃的年代。在美洲大陆上，最早的欧洲移民曾居住的“新英格兰”六州，正是美国文化的发祥之地。而正是在马省的康城，点燃起来了美国精神生活的辉煌火炬。小小的康城，风光如画。一下子，那里出现了四位大作家：爱默生，霍桑，阿尔考特，和他——梭罗。1834年，爱默生定居于康城，曾到哈佛大学作了以《美国学者》为题的演讲。爱默生演讲，撰文，出书，宣扬有典型性的先知先觉的卓越的人，出过一本《卓越的人》，是他的代表作。他以先驱者身份所发出的号召，给了梭罗以深刻的影响。

梭罗大学毕业后回到康城，正好是他20岁之时。1837年10月22日，那天他记下了他的第一篇日记：

“‘你现在在干什么？’他问。‘你记日记吗？’好吧，我今

天开始，记下了这第一条。

“如果要孤独，我必须逃避现在——我要我自己当心。在罗马皇帝的明镜大殿里我怎么能孤独得起来呢？我宁可找一个阁楼。在那里是连蜘蛛也不受干扰的，更不用打扫地板了，也用不到一堆一堆地堆放柴火。”

那个条文里面的“他”，那个发问的人就是爱默生。这真是一槌定了音的。此后，梭罗一直用日记或日志的形式来记录思想。日记持续了25年不断。正像卢梭写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思想》一样，他写的也是一个孤独者的日记。而他之要孤独，是因为他要思想。他爱思想。

稍后，在1838年2月7日，他又记下了这样一条：

“这个斯多噶主义者（禁欲主义者）的芝诺（希腊哲人）跟他的世界的关系，和我今天的情况差不多。说起来，他出身于一个商人之家——有好多这样的人家呵！——会做生意，会讲价钱，也许还会吵吵嚷嚷，然而他也遇到过风浪，翻了船，船破了，他漂流到了皮拉乌斯海岸，就像什么约翰，什么汤麦斯之类的平常人中间的一个人似的。

“他走进了一家店铺子，而被色诺芬（希腊军人兼作家）的一本书（《长征记》）迷住了。从此以后他就成了一个哲学家。一个新生的日子在他的面前升了起来……尽管芝诺的血肉之躯还是要去航海呵，去翻船呵，去受风吹浪打的苦呵，然而芝诺这个真正的人，却从此以后，永远航行在一个安安静静的海洋上了。”

这里梭罗是以芝诺来比拟他自己的，并也把爱默生比方为色诺芬了。梭罗虽不是出生于一个商人之家，他却是出身于一个商人的时代，至少他也得适应于当时美国的商业化精神，梭罗的血肉之躯也是要去航海的，他的船也是要翻的，他的一生

中也要遇到风吹和浪打的经历的，然而真正的梭罗却已在一个安安静静的海洋上，他向往于那些更高的原则和卓越的人，他是向往于哲学家和哲学了。

就在这篇日记之后的第四天，爱默生在他自己的日记上也记着：“我非常喜欢这个年轻的朋友了。仿佛他已具有一种自由的和正直的心智，是我从来还未遇到过的。”过了几天，爱默生又在自己的日记里写：“我的亨利·梭罗可好呢，以他的单纯和明晰的智力使又一个孤独的下午温暖而充满了阳光。”四月中，爱默生还记着：“昨天下午我和亨利·梭罗去爬山，雾蒙蒙的气候温暖而且愉快，仿佛这大山如一座半圆形的大剧场，欢饮下了美酒一样。”

在爱默生的推动之下，梭罗开始给《日晷》杂志寄诗写稿了。但一位要求严格的编辑还多次退了他的稿件。梭罗也在康城学院里作了一次题为《社会》的演讲，而稍稍引起了市民的关注。到1841年，爱默生就邀请了梭罗住到他家里去。当时爱默生大事宣扬他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聚集了一班同人，就像办了个先验主义俱乐部似的。但梭罗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先验主义者。在一段日记中他写着：“人们常在我耳边叮咛，用他们的美妙理论和解决宇宙问题的各种花言巧语，可是对我并没有帮助。我还是回到那无边无际，亦无岛无屿的汪洋大海上去，一刻不停地探测着、寻找着可以下锚，紧紧地抓住不放的一处底层的好。”

本来梭罗的家境比较困难，但还是供他上了大学，并念完了大学。然后他家里的人认为他应该出去闯天下了。可是他却宁可回家乡，在康城的一所私立中学教书。之后不久，只大他一岁的哥哥约翰也跑来了。两人一起教书。哥哥教英语和数学，弟弟教古典名著、科学和自然史。学生们很爱戴他们俩。

亨利还带学生到河上旅行，在户外上课、野餐，让学生受到以大自然为课堂，以万物为教材的生活教育。一位朋友曾称梭罗为“诗人和博物学家”，并非过誉。他的生活知识是丰富，而且是渊博的。当他孤独时，整个大自然成了他的伴侣。据爱默生的弟弟回忆，梭罗的学生告诉过他：当梭罗讲课时，学生们静静地听着，静得连教室里掉下一根针也能听得清楚。

1839年7月，一个17岁的少女艾伦·西华尔来到康城，并且访问了梭罗这一家子。她到来的当天，亨利就写了一首诗。五天后的日记中还有了这么一句：“爱情是没有法子治疗的，惟有爱之弥甚之一法耳。”这大约就是为了艾伦的缘故写的。不料约翰也一样爱上了她，这就使事情复杂化了。三人经常在一起散步，在河上划船。登山观看风景，进入森林探险，他们还在树上刻下了他们的姓氏的首字。谈话是几乎没完没了的，但是这个幸福的时间并不长久。

这年春天，哥儿俩曾造起了一条船。8月底，他们乘船沿着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做了一次航行。在旅途上，一切都很好，只是两人之间已有着一些微妙的裂纹，彼此都未言明，实际上他们已成了情敌。后来约翰曾向她求婚而被她拒绝了。再后来，亨利也给过她一封热情的信，而她回了他一封冷淡的信。不久后，艾伦就嫁给了一个牧师。这段插曲在亨利心头留下了创伤。但接着发生了一件绝对意想不到的事。1842年的元旦，约翰在一条皮子上磨利他的剃刀片刀刃时，不小心划破了左手中指。他用布条包扎了，没有想到两三天后化脓了，全身疼痛不堪。赶紧就医，已来不及，他得了败血病之一种的牙关紧闭症，很快进入了弥留状态。十天之后，约翰竟此溘然长逝了。突然的事变给了亨利一个最沉重的打击。他虽然竭力保持平静，回到家中却不言不语。一星期后，他也病倒了，似乎

也是得了牙关紧闭症。幸而他得的并不是这种病，是得了由于心理痛苦引起起来的心身病。整整三个月，他都在这个病中，到4月中他又出现在园子里了，才渐渐地恢复过来。

那年亨利写了好些悼念约翰的诗。在《哥哥，你在哪里》这首诗中，他问道：“我应当到哪里去/寻找你的身影？/沿着邻近的那条小河，/我还能否听到你的声音？”可是他的兄长兼友人，约翰，已经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了。他们结了绸缪，他已以大自然的容颜为他自己的容颜了，以大自然的表情表达了他自己的意念……大自然已取走了他的哥哥，约翰已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从这里开始，亨利才恢复了信心和欢乐。他在日记中写着：“眼前的痛苦之沉重也说明过去的经历的甘美。悲伤的时候，多么的容易想起快乐！冬天，蜜蜂不能酿蜜，它就消耗已酿好的蜜。”这一段时间里，他是在养病，又养伤；在蛰居之中，为未来做准备，在蓄势，蓄水以待开闸了放水，便可以灌溉大地。

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说：“我必须承认，若问对于社会我有了什么作为，对于人类我已致送了什么佳音，我实在寒酸得很。无疑我的寒酸不是没有原因的，我的无所建树也并非没有理由的。我就在想往着把我的生命的财富献给人们，真正地给他们最珍贵的礼物。我要在贝壳中培养出珍珠来，为他们酿制生命之蜜。我要阳光转射到公共福利上来。我没有财富要隐藏。我没有私人的东西。我的特异功能就是要为公众服务。惟有这个功能是我的私有财产。任何人都是可以天真的，因而是富有的。我含蓄着，并养育着珍珠，直到它的完美之时。”

恢复健康以后的梭罗又住到了爱默生家里。稍后，他到了纽约，住在市里的斯丹顿岛上，在爱默生弟弟的家里。他希望能开始建立起他的文学生涯来。恰恰因为他那种独特的风格，

并不是能被人、被世俗社会所喜欢的，想靠写作来维持生活也很不容易，不久之后，他又回到了家乡。有一段时间，他帮助父亲制造铅笔，但很快他又放弃了这种尚能营利的营生。

于是到了1844年的秋天，爱默生在瓦尔登湖上买了一块地。当这年过去了之后，梭罗得到了这块土地的主人的允许，可以让他“居住在湖边”。终于他跨出了勇敢的一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1845年3月尾，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到达我预备造房子的地方，开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耸入云而还年幼的白松，来做我的建筑材料……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难过的冬天正跟冻土一样地消融，而蛰居的生命开始舒伸了。”

7月4日，恰好那一天是独立日，美国的国庆，他住进了自己盖起来的湖边的木屋。在这木屋里，这湖滨的山林里，观察着，倾听着，感受着，沉思着，并且梦想着，他独立地生活了两年又多一点时间。他记录了他的观察体会，他分析研究了他从自然界里得来的音讯、阅历和经验。决不能把他的独居湖畔看做是什么隐士生涯。他是有目的地探索人生，批判人生，振奋人生，阐述人生的更高规律。并不是消极的，他是积极的。并不是逃避人生，他是走向人生，并且就在这中间，他也曾用他自己的独特方式，投身于当时的政治斗争。

那发生于一个晚上，当他进城去到一个鞋匠家中，要补一双鞋，忽然被捕，并被监禁在康城监狱中。原因是他拒绝交付人头税。他之拒付此种税款已经有六年之久。他在狱中住了一夜，毫不在意。第二天，因有人给他付清了人头税，就被释放。出来之后，他还是去到鞋匠家里，等补好了他的鞋，然后穿上它，又和一群朋友跑到几里外的一座高山上，漫游在那儿